

ISSN 1001-4403

苏州大学学报2007

哲学 社会科学 版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第28卷 第5期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

全国百强社科学报

第二届江苏期刊方阵优秀期刊

ISSN 1001-4403



09>

9 771001440041



SUZHO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BAN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

编辑委员会

主任 殷爱荪

副主任 沈海牧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解秋 王 尧 王英志

王家宏 王国平 任 平

陈长荣 陆建洪 杨海坤

沈海牧 周 川 殷爱荪

廖 军

主 编 沈海牧

副主编 陈长荣 王英志

2007年第5期

2007年9月20日出版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06年创刊

俄罗斯哲学与当代问题

- 1 A.B.斯米尔诺夫 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在当代丹尼列夫斯基教给了我们什么
4 布洛夫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6 贾泽林 有关今日的俄国哲学
——在“全国第十一次苏俄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10 安启念 关于苏联哲学的评价问题
12 吴晓明 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问题
-
- 16 郑芸 构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基本思路
20 李安林 邵海军 “共建共享”和谐社会与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
23 陶雨花 环保条件评估在治理环境污染中的作用探讨
-
- 26 刘锦辉 公司的要素资本与时间成本
29 高艳 地方政府的金融控制与农村金融发展
-
- 33 文正邦 文波 公法哲学视野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37 杨俊 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罚设置的省思
——侧重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角
43 王娟 警示训诫防线
——对职务犯罪的心理阻断
47 张晓萍 王国龙 论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的克制主义

明清近代诗文研究

- 50 石旻 阻隔的一时双璧
——关于《随园诗话》忽略清溪吟社之分析
55 温秀珍 张问陶性灵诗论兼与袁枚、赵翼性灵说之比较

俄罗斯哲学与当代问题

编者按：今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2007年6月1日—3日，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俄罗斯专业委员会与苏州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与俄罗斯：当代哲学的问题与反思——全国第十一届俄罗斯哲学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兼《哲学问题》主编列克托尔斯基、通讯院士兼哲学所副所长斯米尔洛夫教授、中国哲学专家布洛夫等俄方学者专程参加会议并发表了学术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贾泽林、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南京大学张一兵、复旦大学吴晓明等30多人参加会议。研究前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前苏联哲学曾经是培育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主要思想源泉。苏东剧变、中国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地平线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要“返本而开新”，即全面地反思和梳理前苏联哲学的遗产，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由原来“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后的“哲学转向”。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如何进一步深度反思前苏联哲学遗产，包括对列宁哲学、普列汉诺夫哲学、斯大林哲学及一大批前苏联时期学者的哲学遗产；如何评价当代俄罗斯对主流意识形态“真空”的“填补”，如对东正教哲学思想的研究、对理性的研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等；如何进一步理性地反思全球化与本土化思想对话的关系，特别是俄罗斯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本专题推出几篇会议论文，以飨读者。

中图分类号：B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7)05-0001-15

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在当代丹尼列夫斯基 教给了我们什么

A.B. 斯米尔诺夫 著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 俄罗斯)

车玉玲 译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我打算探讨几个与全球化有关的问题。为此，我将借助于尚未被中国学术界所熟悉的俄罗斯思想家的观点。在这里，我指的是尼古拉·雅可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与他的著作《俄罗斯与欧洲》。

丹尼列夫斯基是表达“文明形态”思想的第一批思想家之一。这种方法在研究人类的历史时，是把历史作为单独的、独立的文明，而不是按照某种线性路线建构的。在20世纪，这种“文明形态”学展示了自己独特的效果，它的追随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我们时代的重要问题之一表现在哪里呢？可以以如下这些问题形式表达出来：全球化思想与

现实的全球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这是从一个方面来说。另一个方面则表现为民族文化思想与曾经存在并继续存在于各个国家中的现实的民族文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

中国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发展阶段。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正在积极进行的工业与城市的建设不是简单的，这种发展是具有几十年规划目标的。显然，这里具有深思熟虑的计划，中国的领导者们知道今天想要达到什么目标，经过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想要达到什么目标。今天的发展脚步是有计划进行的，并与未来的发展进程紧密相关。如果说在工业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计划是必须的，那么在文明建

设方面更加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近几十年来更需要有计划地关注自己民族文明与文化在全球化飞速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形态学”能提供有趣的解答。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观点在今天必须转向丹尼列夫斯基思想的原因。

首先，我们试图从宏观上描述出在当今时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图景，它是一种多元且非官方的文化形态。这种主流的图景认为，存在着共同的、全人类的价值观与规范及其能反映出个体与人类社会本质的共同的、全人类的文化。正是由此，这种图景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共同的。与此同时，我们谈民族文化的特点时，这种特殊性是对共同的、全人类文化的补充，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取代或是反对全人类的文化。

通常，在思考全球化进程时都是建立在这个图景之上的。全球化进程趋向于建立全人类的、全球性的文化，在这种文化形态中，对于所有人来说，共同的准则将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相融合。可以这样生动地讲，我们大家使用同样的银行系统、一样的电脑设备、相同的网络，但是每个人却唱着本民族的歌曲，并在每逢节日时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

“文明形态学”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候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景。丹尼列夫斯基的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

尼古拉·雅可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出生于1822年，在1869年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俄罗斯与欧洲》。我试图概括地表述出这本书的主要思想。

丹尼列夫斯基在世时，他的思想并不像今天这样著名与具有影响力。那么事实上，有谁怀疑全球化化进程和它的必要性呢？

不过人类的生活进程告诉我们，走向该“进程”的趋势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丹尼列夫斯基指出，在“全球化进程”思想的笼罩下，人们常常把全人类化进程理解为唯一的线性发展模式。从某种及其简单的、原初的线性状态出发而走向未来的视角，一般说来，是不能有助于深入思考的。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其他的和社会和政治理论中关于文化进程的基本观点都有自己的表达。不过，从初始、从某种原初的基点出发走向无限的、唯一的线性理论是他们思想中最主要的内容（显然，对于进程的那种理解是有自己的历史基础的）。据此推断，正是西方的社会生活进程首先达到那种形式，然后全人

类应该不断地接近那种形式。

丹尼列夫斯基提出要考察人类社会的现实的历史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候都存在着那样的一种线性的文化发展方式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不，任何时候也没有那种发展的方式。就希腊文化来说，我们看到，在它的历史的一定时间内，文化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但当实现了它的艺术文化的最高成就后，就停滞不前了。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希腊人文化传统的罗马人发展了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政治国家与权利——但是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没有超过希腊。达到了顶峰之后，罗马文明也停滞了。与此相比，丹尼列夫斯基谈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以往历史上没有与欧洲相接触的中国，在技术和科学等很多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欧洲。例如，中国发明了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等。另外，在那个时期，中国手工业的发展也远远超过了西方的生产等等。分析人类历史的具体事例，丹尼列夫斯基得出如下的结论。每一文化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文化发端于长时间的力量积累，然后经历一个急剧的文明发展阶段，这样文明才得以建立。丹尼列夫斯基认为，这种文明的发展使民族处于崩紧状态中，直至耗尽文化的力量。而在这之后，文化的发展停滞在原地。

丹尼列夫斯基的这些思想，被后来很多继承与发展了“文化形态学”的思想家们引用。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立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自足的有机体。

必须谈谈第二方面。熟悉俄罗斯哲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过去的俄罗斯思想家被分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通常，在概括地描述俄罗斯思想史时，未必所有的人都能被归结为这个阵营的对抗中。但现在，当人们试图考察1985—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哲学和俄罗斯社会思想的现代阶段的发展时，常常做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区分。我认为，过去和现在的俄罗斯思想的所有财富并不能尽限于这两大阵营的对抗（当然这种对抗是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丹尼列夫斯基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既不是斯拉夫派也不是西方派。确定无疑，他的著作中有很多篇充满了对于西方与西方人的批判。但是，对西方人的批判是否意味着丹尼列夫斯基是斯拉夫派呢？不，不意味着这样。从他的观点来看，斯拉夫派是对于西方派的另一种解释。为什么呢？斯拉夫派以从西方得来的全人类唯一的线性进程理论作为自身思想

基础。区别只在于，从斯拉夫派的角度来说，这个进程表现在斯拉夫人所创造的文化中。但我指出的是，丹尼列夫斯基拒绝这种全人类文化的线性发展进程理论，因此他既不是斯拉夫派也不是西方派。

这意味着丹尼列夫斯基完全不承认历史规律吗？要知道，正是历史规律理论努力要提出根据与理由，我指的是“全人类线性进程观点”。

丹尼列夫斯基承认存在历史规律，我以下要谈论这一点。但是，历史规律的存在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意味着能预先预定历史进程。这些规律只能预料到历史过程主体自由活动的结果，但是他们不能预定这些主体自身的自由活动过程本身。

这是丹尼列夫斯基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历史规律不能预定历史的过程，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明白历史主体自由活动发生的结果。我们拿牛顿的落体运动规律举例，例如，台球或者其他球类。当人们玩台球、高尔夫球或者足球时，规律决定在每次击打后球一定会运动。但是，任何的物理规律都不能决定，在比赛中谁是胜利者。

事情不只于此。对于我们来说，物理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决定比赛是否有趣。足球运动员对于足球运动的兴趣的大小完全不影响足球飞行的物理规律。在人类自身的历史中也是如此。人类的历史就是系列的比赛，这是自身各种各样的冠军赛。我们确信，一些或另一些历史规律在起着作用。但是，任何规律不能预先决定历史主体的活动。

人类历史主体活动的某个方面可能有助于促进发展并最大程度地达到人类灵魂这种或那种完满，当然另外的历史主体活动也有可能阻碍超过历史已经达到的成就，它停滞在以往历史主体活动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中。根据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论，“文化历史类型”就是人类历史的主体，人民创造了达到一定文明程度的基本文化特质，每一种人类文化应该带着自己的贡献进入整全的人类文明的宝库中。“整全的人类文明”完全不是那种抽象的全人类文明。整全的文明涵盖了全部文化的珍贵的成就，而不是使其中的每一种文化无区别地达到抽象的全人类的程度，这种抽象的全人类文化实质上只反映一种文化的实质——即西方文化。

因此，每一种文化历史类型都旨在发展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文明。但是，这种文明只能依靠并从自己的人民中生出、生长或者根本没有诞生。文明是否产生完全取决于人民大众文化的自

由创造。

在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体系中，人类历史主体的自由创造、建构自己文明的人民、那种创造的不可重复性是其思想的坚实基础。

这意味着，每种自由创造的文化历史类型的成果具有绝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一种文明不可以被消化、缩小到另一种文明中（因此不能被淹没到抽象的全人类文化中）。从丹尼列夫斯基的这种观点来看，人类的发展进程完全不是按照单一的线性模式发展，不可能建立一种唯一的文明形式。人类的进程在于，人类每一种历史主体建立自己的不可被合并的文明，这些文明表现了人类精神的各个方面，引领并有助于人类的精神达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因此，每个民族（如果它有助于此）建立自己不可被淹没的、具有独特的意义的文明，这是否意味着，各个民族与各种文化互相隔离，完全不互相影响？我们从文化唯我论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得不把每一种文化作为与其他文化相隔离的、独立单子来考察。从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来看，不是这样的，文化之间是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

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存在着三种类型。

第一种——殖民化。即通过殖民教育的形式传播文化，或者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是“克隆”。殖民化这是文化的“被同化”。古希腊文化借助殖民的方式得以传播，随后在人类的历史上推广。从理论上讲，一种文化在全球通过殖民的形式传播并形成一种全球化的文化不是没有可能的。但丹尼列夫斯基讽刺地指出，其他的民族文化会成为唯一的阻碍。那种殖民化的文化形式已经过去了，它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另外的更复杂的文化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嫁接。如果我们把梨嫁接到野苹果树上，那么我们得到了梨的果实。但是这些果实将只是生长在一个树枝上，嫁接不改变树本身，树木依然保留原状——还是苹果树。嫁接的梨的果实具有苹果的汁液，但是对于苹果树本身没有任何改变。对于文化的发展来说，那种嫁接是异己的。得到的果实虽然很可口，但是它们完全不能影响到文化的母体。从我的观点来看，应该关注丹尼列夫斯基的这种警告。当我们品尝到这种成熟与多汁的嫁接的果实时，千万不要忘记文化的母体树。必须明白，嫁接的果实吸干了母体文化的精华，但并没有给它带来

发展。

以上文化相互影响的两种类型——殖民化与嫁接的方式，可以说，它们在文化的互相渗透中起到的作用是“减法”。但是，还有第三种文化互助类型，它对于文化互助来说起着“加法”的作用。

这就是领悟的方式，文化之树从土壤中汲取养料同时对整棵树都有益。在那样的情况下，异己的文化成果成为培植土壤与滋养整棵树木的肥料。借助于文化的那种交互作用有助于分析本土文化的内在趋势和建构自己的特色文明。

怎样看待第二与第三种文化类型？怎样确定今天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发生了什么？我们是仅

得到了西方文化的嫁接果实呢，还是说西方文明成果成为了有助于培养我们本土文化的土壤与养分呢？或者可以说，在某些地方这样或那样的变化都没有发生，而只是在某处出现了文化殖民——第一种的文化交互影响的形式。

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它们是俄罗斯思想家在一个半世纪前提出的，但是在今天依旧具有积极的意义。今天的哲学家们应该在分析丹尼列夫斯基理论的时候，回答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问题。

（本文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